

王澍的非典型症候群

Wangshu's Atypical Archi-Syndrome

撰文 司敏劼 UAO Creations主持设计师，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兼职讲师



顶层画廊

王澍从来就是一个传奇，他的所有成就都与“非典型性”联系在了一起。这或许是善于思辨的天性使然。如今，王澍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艺术学”的领军人物，他的使命就是如何让后辈从他的诸多“非典型性”中学会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把中国的建筑新文化复兴继续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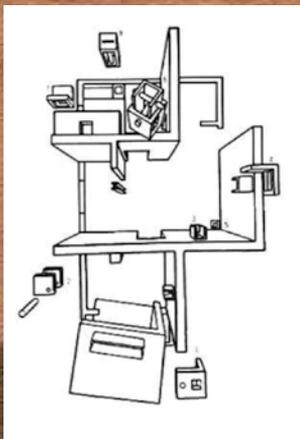
非典型性国际大奖中国得主

虽说王澍在学生时代是个叛逆的学生，在十年前的中国当代建筑界是个先锋的实验派，然而，这一次他获得普利兹克奖，相比其他获国际大奖的华人而言，显得无比的主流，是一次少有的非典型性中国公民获得的国际大奖：首先，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绿卡；其次，政治完全正确，获奖的消息没有封锁；最重要的是，获奖的作品不需要删节，也并非小众的（如宁波历史博物馆，三个月内参观者达到100万）。

普利兹克奖颁发给中国建筑师或许是迟早的事情，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城市大跃进或多或少还是会给中国建筑师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思考，来见证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国家尺度的空间革命。王澍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艺术学”的领军人物，坚守建筑理想，面对全球化浪潮下的城乡建筑风格趋同化现象，以对西方现代城市及建筑观念的反思为理论背景，批判性地回归地域建筑传统。诚然，中国当代建筑还有许多其他的流派和思潮，而王澍作为最具“可识别性”的中国建筑师获得这一奖项无可厚非。

非典型性先锋派

王澍在中国建筑界不是一个新名字，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千禧年初的时候，王澍便以中国当代“实验建筑师”的身份初露锋芒了。2000年《时代建筑》出了一期内容，专门介绍当代中国实验建筑，封面便是王澍的作品——位于上海南京东路上的“顶层画廊”，作品以红色和黑色为主，使用钢板、玻璃、皮革等多种材质与混凝土结构穿插，简单的造型和并存的行为的复杂性掩盖不住实验设计的渲染力和企图心。回首同一期的实验建筑师们，现在各自精彩：有些已经逐步转为商业建筑师，有些已经转战海外市场，有些由于项目源的不充足而逐渐名声淡去。在这些人当中，王澍是唯一一个作为“文人”坚持了原本的创作理想，作为“建筑师”连续建造了代表作品，作为“教育者”扩充了自己成立的本土设计学院的人。王澍，离愤怒青年越来越远，他亦然从一个实验建筑师转为了中国当代建筑界的核心人物，他是主流的先锋派。



王澍自宅轴测



王澍与中国美院完成“衰落的穹窿”模型试验，成品展于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

著名建筑理论家吉提翁Siegfried Giedion在《时间·空间·建筑》(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一书中曾经说过，要成为大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当时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支持；第二，在他之前已经有可以引导他的长者出现；第三，他知道自己应当去哪里。与王澍一样同时经历中国二十年大建设的人不少，与王澍一样师从齐康，经历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等传统设计院校的人也不少，可“王澍”只出了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在王澍博士毕业的时候，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的院长曾经提议让他留同济任教，但是被他婉拒了。后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他提及了此事，理由很简单，“上海不是中国，杭州是中国”。

还有两个产生大师的重要条件Giedion并没有提及，一个是他需要遇见好的甲方，让设计师完整地实现自己的理念，保持作品的水准；另一个是他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学校，能够把创作的哲学形成学派延续下去，并且不断激发新的灵感和思维。王澍深谙此道，所以他会摒弃上海的繁华，而冷静地居于他所熟悉的浙江，用他推敲了十余年的江南工法执教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用建筑的方言对抗全球化。世上并不缺少好的建筑师，缺的是有眼力的伯乐，如果王澍没有遇见中国美院院长许江，如果没有得到中国美院象山校区设计的全权委托，那他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就要晚来许多年了。幸运的是，浙江在过去的十年内，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理念层面都处在中国的最前沿，因此，王澍的作品能够在浙江被甲方理解并且大量建造，他的思想能够在浙江被力捧和延续。换言之，王澍运用主流的力量实现了他的先锋思想。所以，他所期望世界看到的不是一个地域性建筑的建造，而是在主流社会推动下建成一批有想法、有立场、有质量的建筑。

非典型性文人

在《造园与造人》一文中，王澍说：“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个文人。”20世纪90年代末，他的自宅设计绝对手法主义，讲究各种空间构成关系，放到今天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在当时，他把这个室内设计与文学的句读，起承转合连在了一起。他说自己是个文人建筑师，可他真的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吗？王澍的学生一年级要学木工，要砌砖头，要夯土，有很长时间手画图的训练。当普世都在用计算机绘图，中国美院建筑学院却有一个口号，叫“重建当代中国的本土建筑学”，在最开阔的视野之下，扎根于本土进行建造实验。王澍对学生的培养标准是“哲匠”——像哲学家一样来思考问题的木匠，在中国美院建筑



宁波历史博物馆外立面



宁波滕头传统民居外立面



宁波五散房外立面



北宋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局部

系馆有一个全国最大的木工作坊。所以，“匠人”是职业的本质，“文人”所涉及的只是一种对现实保持距离的冷静的气质和立场。

王澍所教授的不仅仅是理念，更重要的是信念。笔者曾经参加过中国美院建筑系的期终评图，王澍在那次评图的总结发言中说，“同学们，请你们记住今天所做的设计，因为当你们踏上社会后，你们未必能够再做出这么纯粹的有想法的设计。但是，不要灰心，当你们将设计的信念坚持十年、二十年，你们可以发现坚持的力量。那种定力会把你们推向成功。”

非典型性民族主义者

26年前在北京的“中国十大青年学者”的会议上，王澍针对当时的中国状况提出了著名的“三无理论”：中国没有现代建筑理论，没有现代建筑师，也没有现代建筑。时至今日，在百家争鸣的中国当代建筑界看来，这已经是个过去时了。而王澍也经历了从归隐到出世、从实验建筑师到有想法的主流建筑师的转变。看久了诸多揭露中国建设负面性的国际研究和以“提升”中国品质为名的跨国设计，再看王澍，他的价值愈加珍贵。他坚持本土思考，以设计作为对现实的积极探索，以冷静的创作取代负面的批判，他一直力图寻找失落的美，而非仅仅针对存在的丑。

26年后的今天，王澍可能不会再提“中国三无”了，但并不是说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流派，有了一



杭州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些代表建筑师和标志性建筑物，而是“中国”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已然成为地域主义建筑师代表人物的王澍在一次公开讲座中说，他反对“中国化”设计，因为“中国”这个概念太广泛，中国太大，一个浙江省的面积就和法国一样大；中国存在太多的多样性，很难说哪个可以被称为“中国建筑”。在中国，文化和方言一样，是基于地域性的；只有理解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够转化为文化的深层精髓。

非典型性传统

从表面看来，王澍的得奖颇似当年张艺谋的“红高粱”系列，感官表现力大于人文深度，将传统内涵直接转变为现代符号，用最简单的方式实现跨文化的沟通，同时放大中国现代语境下被压抑的“传统哲学”。在去年召开的同济大学“建造诗学：建构理论的翻译与扩展讨论”国际研讨会上，便有学者对王澍提出了质疑，认为王澍对中国传统建构文化的理解仅限于一层表皮。

“建构”这个概念说来复杂，在西方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只是到了中国后，突然成为了新锐建筑师热爱的时髦词汇之一。王澍的建筑创作显然是跳开了这个狭隘的小圈，他的建筑主题是“对传统的重新诠释”，哪怕只是对传统材料的重新排列组合，哪怕只是引用古画中的一块肌理、一组线条，他并不在乎被质疑手法主义的肤浅，因为建筑的本质在于创造和建造，关键是你造出来没有。

对于“传统”的理解，王澍更加重视的是“民间的智慧”，他非常坦率地承认每一栋房子“不全是我的设计”，“工匠们具有独立理解设计哲学的能力”，而加入了这些民间建造智慧的房子中有材料的故事、构造的故事、空间的故事，而不同尺度的材料、构造、空间串联起来之后又是另一个故事。建筑师设计建筑的目的有许多种，然而如何增强空间的表现力，这始终是专业的核心。王澍的建筑从最基本的材料和构造开始，从小到大，表述了一连串不同尺度的诗性空间，包含装置、室内设计、建筑、城市地景，等等。王澍的尺度概念结合了西方空间构成理论以及东方古画中的散点透视理论。

非典型性复制

王澍获奖对于这个越来越物质化的现实社会最大的贡献是，它给予了青年建筑师信念。王澍是可以复制的，只要你足够坚定，对设计足够热爱。但是，王澍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太多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唯一性注定了这是历史性的传奇。但中国需要的不是“唯一性”的成功，而是多元化的支撑。就像王澍自己说的，他仅代表中国当代建筑的一种可能性，希望将来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可以独立思考，作为冷静的旁观者去实验建筑，观察社会，将理念十年、二十年地坚持下去。AT



作者简介

司敏劼，UAO Creations 主持设计师，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兼职讲师。同时是建筑师和规划师，美国认证LEED 绿色建筑师。2011年成都国际双年展参展建筑师，深港国际双城双年展参展建筑师。先于同济大学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之后就读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获得城市学硕士学位。具有建筑学和城市设计的双重背景，热衷于将欧洲的研究方式与亚洲的特色风土相结合，着眼于现代背景下的传统文化再创造、地域特色空间的表现以及城市扩张中的郊区城市学。